

ZISE  
百世

爱一个人，是有错的；否则，  
他怎么会如此残酷的，让她在生命与爱情中做出选择；  
爱一个人，是有错的；  
否则，怎能让他如此轻易的，  
就放弃了江山与仇恨，只为换她回眸一笑。

之是妃  
地

SHI FEI ZHI DI  
WANG YE SHEN RU

帝王入

栗子蓉◎著



紫色优品  
品质出品

CB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是妃之地，

---

王爷慎入

栗子蓉 著

SHI FEI ZHI DI,  
WANG YE SHEN RU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是妃之地, 王爷慎入 / 栗子蓉著. -- 长沙 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5438-8291-1

I. ①是… II. ①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0609号

## 是妃之地, 王爷慎入

---

编 著 者 栗子蓉  
责任编辑 夏新军  
特约编辑 何静妍

---

总 策 划 周 政  
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 
封面设计 李小清  
版式设计 小小蒋

---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[<http://www.hnppp.com>]  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 
邮 编 410005  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---

印 刷 长沙裕锦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 
印 次 2012年8月第1版  
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960×660 1/16  
印 张 15  
字 数 250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8291-1  
定 价 19.80元

---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# 是妃之地， 王爷慎人

CONTENTS

【目录】

205	190	174	157	147	134	121	104	085	073	060	042	030	021	005	001
十五	十四	十三	十二	十一	十	九	八	七	六	五	四	三	二	一	
生死与共	我一定救活你	我不是令狐青璇	你跳，我也跳	新娘掉包了	皇上赐婚	他一直在等你	下毒的人是煜王妃	分三次服用的解药	身受重伤	秘密高手	步步为营	万般刁难	宫外来的大夫	真正的身份	楔子



## 楔子

两天两夜的逃亡，筋疲力尽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为了躲避一小撮官兵，她和柳尘音纷纷摔落于悬崖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她抓住了崖壁上伸出来的独枝，柳尘音则抠住了崖壁上的蔓藤。

求生的意志让她们紧紧依附着崖壁，总算躲过了官兵的视线。但接下来，又该怎么办呢？

她们谁也没有力气爬上去了。

“公主，”柳尘音悬落的位置比她稍高了些许，微弱的声音飘在她的头顶上方：“没想到今日，我们竟然要同赴黄泉，总算不那么孤单。”她口干舌燥，没有说话的力气，只摇摇头。

她相信他会来救她们的！

她们是他的王妃与平妻，她知道，她没有理由相信，他一定会来的！咬咬牙，她艰难地吐出两个字：“等他！”

简单的两个字，却有无比坚定的力量，柳尘音再没说话，而是拼尽全力抓附着藤蔓。

夜，更深。山谷冷风吹来荡去，间或夹杂某种动物奇怪的叫声，一切静得可怕。

“柳尘音，”忽地她叫了一声，“千万别睡着！”这一松手，底下可是万丈深渊！柳尘音本有些昏昏欲睡，被她这一吓，陡然转醒，浑身冷汗如浆。

“公主……”她呜咽了一声，竟小声啜泣起来。公主默然无语。柳尘音是边塞柳将军的女儿，自幼随父驻扎在边塞，九岁时才跟着父亲回京。

没想到，这武将的女儿比她这个身娇肉贵的公主，胆子还要小得多！也许，是因为有人宠爱的缘故吧！在家里有父亲的宠爱，出嫁后有丈夫的宠爱，所以才有柔弱的资本。

与公主出身的福晋同为平妻，若不是丈夫特别宠爱，绝无半点可能！

思及此，她的心里淌过阵阵苦涩，竟似也要落泪。

“尘音！尘音！”这时，不远处，突然传来阵阵呼喊声。

熟悉的音调，让她陡然精神一振。

“尘音，不要哭了，”她立即叫道，“你听，好像王爷来了！”柳尘音一愣，仔细听去，顿时大喜：“真的是，真的是煜郎来了……”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了生的希望，她整个人也像活了过来，立即拼命回应：“煜郎，煜郎……”

随着脚步声愈近，明亮的火光也将崖壁周围照亮了些许。她努力地仰头，仰头，终于在火光里看到了他的面容。“王爷……”她轻唤了一声，明眸闪动着泪光。

然而，闻人煜郎的目光只是淡淡扫了她一眼，落在柳尘音身上时，立即转为浓烈的焦急，“尘音，你没事吧？快把手给我！”“嗯！”柳尘音答着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放开一只抓着藤蔓的手，往上升去。

在与他的手相触的刹那，她只觉眼前人影一闪，那柳尘音的身子便被提上去了。他自幼习武，内力深厚，从崖壁上拖一个人，犹如囊中探物般简单。

她看着，心想他就要伸手来拉自己了，便也小心翼翼地伸出了一只手。火光里，他的面容再次出现在她的眼里，但是，他没有伸手过来。

她一愣，伸出的手不知该放下还是继续往上伸，不明所以地看着他。

“公主！”他叫她，毫无感情的语气。不焦急，亦不担忧，像是平常在王府里遇见了，那般叫她。

而她，除了呆呆的答应一句，不知该做何反应。

柳尘音在一旁看得奇怪，轻声说：“煜郎，你快救公主上来啊！”

闻人煜置若罔闻，依旧看着她，说道：“公主，我可以拉你上来，但有个条件。”

条件？

“上来之后，我希望你能答应与我和离。”

和离！两个字重重打在她的心头，她浑身一颤，几乎抓不住那救命的独枝。

他将一切看在眼里，只是看在眼里，没有任何动作。她忽然明白，就算刚才她因抓不住独枝而摔落悬崖，他亦不会有任何动作。

他给了她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和离，另一个则是——死！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她知道她不喜欢她，讨厌她，甚至恨她，却从来没想过，他会让她死。

原来她的爱，已经让他厌烦到这种地步。

可笑，离开王府的那天，她还那样兴致勃勃地对他说：“王爷，尘音妹妹的孩子都一岁了，这回从别院回来，我也想要个孩子。”

可笑，真是可笑！为什么，她的眼角却滚落冰冷的泪。她的耳边，则是寒风吹来的——他的声音：“我答应过尘音，这一辈子只让她，做我的王妃！”

是吗？那一座王府，始终是容不下她的。她求皇帝哥哥把自己赐婚给他，她求母后恩准柳尘音做他的平妻，她求他对她好，对她笑，求他给她一个孩子……但她终是求不到他心里的一角角落。

也许，从皇帝哥哥赐婚的那一日开始，他就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跟她和离。

现在，他终于等到了机会，一个绝好的机会。

试问有谁，能够放弃生的机会，却求来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丈夫？

其实她也舍不得呀！

舍不得疼爱她的母后和皇兄，舍不得跟她一起长大的姐姐们，舍不得……他的笑，他的声音，他的……

只是，随着视线一点点模糊，她的心，也像风中沙，一点点被吹散了。

她使劲地，艰难地抬头，定定地望住他的容貌。原来越渴求的东西，越是无法得到。

她渴求了他那么多年，换来的，只是一场孤独的梦。

“王爷……”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说，“如你所愿！”

然后，听见他如释重负的回答：“多谢公主成全！”

迷离摇晃的火光中，他冲她伸出了手。她亦抬手，指尖触到他的手指，竟比想象中冰凉。

为什么，她却曾以为这双手是温暖的，是这世界上最温暖的大掌？那一定，一定是她强加的想象吧。没有一个人男人，在触摸他厌恶的女人时，会带着温暖。

可是，即使只是这样的一双手，她还是那样的……眷恋。

小心翼翼地，她的手指与他的大掌贴合，感觉到他开始用力想要抓住她的手，她与他相对的脸，忽然抹出一丝笑意。

诀别的笑意。凄冷、无助，却笑得如此美艳，想要留给他美好的最后一眼。

再见，王爷。

永别了，煜哥哥。

她松手，月白色的衣袍在模糊的光影中画出一条绝美的弧线。

世界，陡然一片黑暗。



## 一、真正的身份

东政八年，东政皇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。

一直在朝中无所建树，依靠先皇封赏的三皇叔令狐靖，忽然带兵攻入皇宫，一举夺权，登上了东政王朝的大位。至于之前那个皇上令狐墨的下落，皇室放出来的消息，是已经在政变中被乱箭诛杀。但坊间一直流传的，却与皇室消息不同。

据说那晚令狐靖亲自带兵闯入令狐墨寝殿，意图将他生擒。不曾想，本来打算早点歇息的令狐墨忽然改变了主意，又折回了御书房批阅奏折。之后，令狐靖派出大量人手，在宫内严密搜寻，下令一定要找出令狐墨。如此危急的情况下，多亏了一直跟在令狐墨身边的几个死士，才得以将他带出了皇宫。

而后，借着政变后皇城里的一片混乱，几个死士又想办法将他送出了皇城。

令狐墨的性命是保住了，可怜他的母后，也就是前朝太后，在令狐靖登基为帝的当天，服毒自尽于自己的寝宫之内。

公主早在一年前就不慎摔落悬崖，现在皇上和太后也死了，一众大臣顿时犹如无头苍蝇。为了保全身家性命，纵然心里不服，也只能对令狐靖俯首陈臣。至于极个别一心效忠前朝皇上的，令狐靖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就下令拖出去斩首并连诛三族。

如此一来，朝中就更是噤声一片了。

皇位坐稳后，令狐靖便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。朝中官职有了很多调整，最令人

吃惊的是，令狐靖竟然拜异姓王爷闻人煜为大丞相，地位等同于国师！

起初这一举动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，但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带头反对的几个大臣都莫名的在自己家里中毒身亡！很快，再没有人提起此事，渐渐的，闻人煜是异姓王爷这件事，也没有人提起了。

时间匆匆又过了三年，照常理来说，两年时间足够让政变的影响渐渐消除。

但东政国，却注定是无法平静的！

清晨的集市，已有成群的乡民涌动，熙熙攘攘一片，好不热闹。“师妹，你看这个糖人儿，可漂亮了！”捏面人的摊位前，一个年轻的男人将同来逛集市的年轻女人拉住了。

“你看，他捏了一只孙猴子，捏得真像！”他笑着说，目光一直放在她略显清冷的脸上，期望她也能笑一笑。

女人明白，唇角泛起几道折痕，算是笑了：“师兄，你知道孙猴子长啥样？”

男人被问住了，不自觉地摸摸脑袋，“不……不就长书上说那样么？”

闻言，捏面人的手艺人可不干了，“这位姑娘是说我手艺不精，捏得不像喽？”说着，他抬头瞟了她一眼，五指随即飞快地在桌上的陶罐里翻舞起来。只片刻，一个女人的身形便在他的十指中展现出来。

紧接着，他拿起一只毛笔，不时浸入旁边装有各色染料的小罐之中。渐渐的，这女人的身形有了颜色，虽并不鲜艳，但也惟妙惟肖。

“嘿，师妹，”男人眼尖，在小面人未完工时就看出来，“他把你给捏出来了！”

女人一直瞧着，没有说话，直到手艺人将捏好的面人递入了她手中，“姑娘，看看像不像？”女人接过来，细细端详了一阵，眸光里闪过一抹异样。

再抬头，她的面色已恢复了平静，“像！”得到她肯定的回答，男人比手艺人还开心，“我说也挺像的！”话说间，前边忽然传来一阵骚乱，两人抬头看去，只见由几个官兵开道，县衙的师爷手里拿着一明黄色的卷帙，骑着一匹马往这边而来。两人赶紧随着乡民们往路边退，依稀听到有位老者道：“官兵又来贴皇榜了，这世

道不太平啊！”

片刻，师爷勒马，翻下马转身走到了专贴县衙告示的石碑前。跟着他走上前的一个士兵立即扬起手中的锣鼓，“铿锵”地敲了好几声，一边扯着嗓子大声喝令道：“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……”被他这么一喊，乡民们都立即停下手边的动作，纷纷举目朝这边看来。

但见师爷抬高手，那一卷明黄色的皇榜立即抖落开来。乡民们大多不识字，在张贴之前，师爷自然是要将皇榜的内容宣读一番的。“各位乡民，当今圣上龙体欠安，现悬赏征令能人者入宫为皇上诊治。如能令龙体安康者，赏金一千两！”

话音落下，乡民们顿时一片喧哗，一千两黄金对于他们来说，根本无法想象。

“师妹，”被挤在人群一角的男人亦很兴奋，“一千两黄金呢！”然而，他却没有得到想象中同样兴奋的回答。“师兄，走吧！”女人只是这样简单地说了句。

男人微愣，急急地转过头来，她已转身离开了这热闹的人群。“师妹，等等我！”他赶紧追了上去，又有些奇怪，“师妹，一千两黄金，你没有兴趣吗？”说话间，两人已走到了拴马处。

女人解开拴在柱子上的马绳，一边道：“师兄，师父让我们找的草药还没影子，却在这集市上转悠了半晌，回去不怕被师父骂么？”闻言，男人委屈地皱起浓眉：“师妹，那你也怪我？”他之所以坚持要绕道来集市，不就是想让她能开心一些吗？

女人怎能不明白他的心思，当下不由地缓和了面色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说道：“我们快去找草药吧！”说完，她率先跨上马，朝城外方向去了。男人怔怔地看了一眼她纤细的身影，情不自禁地，唇边又露出一抹傻笑。然后，他才跨上马，追了上去。

不多时，两人便出得城来，到达了城外的紫华山。现在正是春夏交接之季，山里葱郁繁茂的一片，在旁人看来都是些不知名的草儿。但在两人的鼻子里，便是有几百种草药的味道随风飘散开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女人的唇角，终于因此而泛出些许笑意：“这回带马儿来可算对了，咱们可以多采些草药回去！”

男人响亮地答应了一声，只要她高兴就好。

于是，两人下得马来，牵着马走入山中。紫华山盛产草药，不说山腹茂密的丛林中，仅仅小径边上，亦有诸多实用的草药生长。走走停停到半山腰，天色已晚，两人的马上都已装了两大包草药。

“师妹，今晚就在这歇息吧！”男人瞧见不远处有一块开阔的平地，正好可以生火、停马。见女人点头，他便乐呵呵地将手中的马绳递入了她手中：“师妹，你帮我拴马，我去捡些干柴来生火。”女人淡淡一笑，接过马绳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天黑了，你看着点。”两人经常一起出来寻草药，有时候在山里要好几天才能出去，这些配合上的默契早就形成了。

但是男人不这么认为，还说了一句：“就知道师妹对我最好了！”说完，才笑嘻嘻地去了。

女人的表情依旧是淡淡的，带了些许的不以为然。她的目光没有在他身上多做停留，在他转身的时候，她亦转身，将两匹马拴在树干上。

然后，她又在附近找来些许干草，准备晚上睡觉时铺在地上，也好隔开露水。做完这些还不够，她又借着渐渐明朗的月光，将四周的杂草收拾了一番。这时，男人回来了，不但抱回了一大捆干柴，还提了两条活鱼。不用猜，一定是他路途遇山中溪泉，从溪中扎了两条鱼上来。

“师妹，今晚上我们不用啃干粮了！”他将干柴放下，立即将鱼儿举高在她眼前晃一晃，开心极了。

女人看了他一眼，“师兄，你忘了，我从来吃素，不沾一点荤腥的。”男人一愣，继而懊恼地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“看我这记性，竟然给忘记了！”

不过……他的双眼骨溜一转，又继续道：“师妹，你看这两条鱼也被我给扎死了，今天你就破一次例，就当给这鱼儿超度了吧！”说着，他凑近来又让鱼儿在她眼前晃了一晃，“你瞧瞧，刚抓上来的，保证味美肉鲜喔！”

女人被他逗笑了，停下准备生火的动作，从干柴中挑了几根长的出来。只几下，一个烤鱼架子就做好了。“给你！”她递给男人，“我来生火，你准备烤鱼吧！”男人双眼睁大：“你答应吃鱼了？”

“吃鱼的是你！”她笑着，“你一个人帮鱼儿超度就行了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

蔬菜烙饼！”说完，她不再理会他，转身拿出火舌专心生火去了。

男人吐了一口气，幽幽道：“师妹，你天天吃素，小心太瘦嫁不出去喔！”

他没瞧见女人微微发怔的神情，只听到她声调依旧平静地回答：“嫁不出去倒好了，我愿意一辈子陪伴着师父！”话音未落，那遇了火星的干柴，猛地就燃烧起来，发出“轰”的一声轻响，瞬间将她的双眸照亮了。

月光下，两人分别坐在火堆的两旁，一人啃着干粮，一人吃着烤鱼。男人见烤鱼的香味都无法打动她了，便也不再苦苦相劝。“师妹，”他试着跟她讨论另一个话题，“你对那一千两黄金真的不动心吗？”

女人淡淡一笑，算是肯定的回答。

男人有些着急了，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一千两黄金可以买到很多你想要的东西啊，比如你很想很想得到的什么……”他的话像带了很浓烈的暗示意味。

但女人没有听出来，只是反问：“师兄，你觉得那皇上的病能医好吗？”

男人一呆，“那……那总要看了以后才能知道。”女人笑着轻轻摇头：“宫里御医那么多，都治不好皇上的病，还要悬赏千两黄金求取民间的良方……可见皇上是病人膏肓了！”顿了顿，她才继续道：“我们若揭了皇榜，而皇上其实已经药石无用，那岂不是变成我们给治死的了？到时候非但得不到黄金，连小命都要给丢了呢！”

男人挠挠头，英俊的面容浮现满满的疑惑。他不否认她的这一番分析非常有道理，他奇怪的是，“师妹，你说得头头是道的，怎么对皇宫里的事情这么熟悉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闻言，女人迅速地低头，掩了眸光中的慌乱，“我也是乱猜的！”但愿她平静的语气没能让他瞧出更多端倪。

男人凝视了她一眼，眼底又浮现起笑意，“师妹，那我也猜那一群什么御医全是草包，只要我素问出手，那什么皇上立即药到病除！”女人没立即接话，他似真似假的玩笑语气，让她猜不透他是否真的下定决心要去揭皇榜。

却听他又道：“可惜我对那千两黄金没啥兴趣，那什么皇上的病也就不关我的事喽！”说完，他随手丢掉了鱼骨头，一个翻身，便躺在了女人刚才为他铺好的

干草上。

“我素问呀，”他看着夜空那一轮皓月，如许愿般说道，“每天像现在这样生活着，平时在草庐里问诊，没事的时候上山采药，永远和师父还有师妹在一起就开心啦！”

对他的话，女人没多想，听出他并没有去揭皇榜的意思，便稍稍放心了。片刻，她也吃完了干粮，用帕子抹了嘴和手，也躺在了干草上。余光里，火堆对面的男人像已睡着了。

她在心中轻声一叹。师兄，我知道皇上的病对你来说，根本不在话下。可是皇宫那个吃人的地方，你可千万别去呀！

收回目光，她对着那一轮明月怔怔地看了半晌，才从衣襟中拿出一方丝绢。白色的丝绢上，用笔墨画了一幅山水图。虽然丝绢很小，山水图却很完整。一条蜿蜒的大河流向远方，两边巍峨高耸的大山树木繁茂，郁郁葱葱。左下方的河岸边，一个老翁正低头垂钓，他坐着的位置，正对远方河面上那缓缓行驶的小船。

很平常的一幅山水图，如果一定说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那就是垂挂山尖的那一轮新月。客船乘夜行驶不稀奇，稀奇的是，月落中天时分，正是丑时将过，那老翁为什么不休息，反而一直坐在河边垂钓？

到底，你想告诉我的是什么呢？

女人紧紧皱眉，思虑了很久，仍是没有想到什么。渐渐的夜深了，她只好将丝绢又放入了衣襟中，闭上眼打算睡觉了。

随着月光越发的明亮，夜则更深了，偶有鸟儿飞过，留下一声鸣叫，更显得山里的寂静。

火堆的另一边，男人睁开了双眼。清亮的眼神，显示他自始至终根本没有睡着，女人在睡前做的一切，他都知道！轻轻转头，他的目光停在女人愁眉深锁的睡颜上，浓烈的眷恋久久无法化开。蓦地，他平和的面色变得异常坚定，他心中已经有了决定。

两人在山中停留了三天。离开的时候，女人的马匹上驮了足足三大包草药，她

怕马儿受不住，只牵着它赶去。男人喜欢采集较为稀有的草药，所以只有二小包的收获。但他也不骑马，与她一样的牵着，一起慢慢朝前赶路。

“师兄，”女人道，“把我这草药放一包到你的马上，咱们骑马赶回去吧！”

没想到男人竟拒绝了！“我的马儿可娇贵得很，”他难得义正词严地对她，竟是为了一匹马，“你那草药那么重，别把我的马儿给累坏了！”

女人无奈，只能继续牵着马儿步行，却不见，男人的唇角边，掠过的那一丝笑意。

就这样，他们又步行了好几天，才回到了青竹山的药庐。

药庐依山而建，用的是山里最常见的竹子，错落有致的几间房，后面供人居住，前面是替村民问诊看病的，旁边则是制作草药的药房。

两人刚把马拴好，便有一个青绿色的身影从药房里跑了出来，带着清脆欢快的嗓音，“素问，泽香，你们回来啦！”话说完，身影在他们身边站定，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，穿着青绿色的布衫，娇俏的脸蛋上泛着一阵红晕。

“留春，”男人瞅了她一眼，哈哈笑道，“瞧见我回来了，你干嘛脸红啊！是不是几天不见，太想我了？”留春啐了他一口：“素问最不正经，人家这是在炼药，被火熏红的！”说完，她便不再理他，而是黏上那女人：“泽香，这回给我带来什么好东西？”

女人淡淡一笑：“我去山里采药，能带回什么……”话说到此，她顿了一下，从腰间拿出一个什么递给了留春：“这个给你！”留春瞧着，惊讶地叫起来：“这不是面人儿嘛！泽香，这面人儿跟你很像呢！”

照着泽香的模样捏出来的，不像才怪咧！素问白了她一眼。

留春拿着面人儿，又转过问：“素问，你们既然去集市了，你给我带回什么好东西来？”

“带了两包草药，让你别闲着老问这些无聊的问题！”素问将从马上卸下来的草药往她怀里一塞，便转身朝里走去了。留春呆呆地看了一眼他的身影，又看看泽香，“素问生气了吗？为什么？”

泽香回留春一个同样疑惑的眼神，她也不知道！

将带回来的草药搬进药庐，又与留春一起将草药分类放好，就等天晴的时候拿出来晒。留春一直伺候在师父左右，虽然没正式拜师为徒，也把师父的本事学了不少，所以也一直是泽香和素问的好帮手。

收拾好药材，让留春去准备晚饭，泽香则朝左边厢房走去给师父请安。师父姓名柳虚安，因为性格和蔼，非常爱笑，所以江湖人称“大笑医圣”。在泽香眼里，师父本性脱俗，从来不拘小节，像泽香这样采药归来，先将药材整理了才去给师父请安，还是师父教导的呢。

还未走近师父住的厢房，已听到素问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不时还伴有师父爽朗的笑声。素问这家伙，回来第一件事从来不是帮忙整理药材，而是跑进师父房里，将沿路来的趣闻说给师父听。偏偏素问有这样的本事，一件小事让他绘声绘色地说来，都变得奇趣无比，引人发笑。

用留春的话来说，就是用那张嘴躲过苦力活！

她在厢房外站定，朗声道：“师父，泽香来给您请安了。”里面的说笑声停了一下，“进来吧！”柳虚安苍劲有力的声音响起。

她推门而入，先给柳虚安行了礼，才微笑道：“师兄，你又说什么好笑话给师父听了？”

泽香看了她一眼，伴一声轻哼，却不理她。

她正错愕，却听柳虚安笑道：“不就是些平常小事，让素问说出来，倒觉得好笑了。我看素问哪天不行医了，可以改行做说书先生去。”闻言，素问立即夸张地摇头，又作揖道：“师父此言，素问可不敢当，素问这辈子已下决心要继承师父衣钵，要做个‘大笑医圣’第二代哩！”

闻言，泽香不由地暗中撇嘴。继承师父衣钵的弟子，都是由师父自己说了算。天底下的弟子，恐怕只有素问一个才能说出这等自夸自大的话来。

柳虚安像并不介意，仍是笑道：“素问，你想要继承我的衣钵，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统一才可！”“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统一？”素问抓抓头发，“敢问师父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泽香也不明白，双眼瞧着师父，希望能得到个解答。



将带回来的草药搬进药庐，又与留春一起将草药分类放好，就等天晴的时候拿出来晒。留春一直伺候在师父左右，虽然没正式拜师为徒，也把师父的本事学去了不少，所以也一直是泽香和素问的好帮手。

收拾好药材，让留春去准备晚饭，泽香则朝左边厢房走去给师父请安。师父姓名柳虚安，因为性格和蔼，非常爱笑，所以江湖人称“大笑医圣”。在泽香眼里，师父本性脱俗，从来不拘小节，像泽香这样采药归来，先将药材整理了才去给师父请安，还是师父教导的呢。

还未走近师父住的厢房，已听到素问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不时还伴有师父爽朗的笑声。素问这家伙，回来第一件事从来不是帮忙整理药材，而是跑进师父房里，将沿路来的趣闻说给师父听。偏偏素问有这样的本事，一件小事让他绘声绘色地说来，都变得奇趣无比，引人发笑。

用留春的话来说，就是用那张嘴躲过苦力活！

她在厢房外站定，朗声道：“师父，泽香来给您请安了。”里面的说笑声停了一下，“进来吧！”柳虚安苍劲有力的声音响起。

她推门而入，先给柳虚安行了礼，才微笑道：“师兄，你又说什么好笑话给师父听了？”

泽香看了她一眼，伴一声轻哼，却不理她。

她正错愕，却听柳虚安笑道：“不就是些平常小事，让素问说出来，倒觉得好笑了。我看素问哪天不行医了，可以改行做说书先生去。”闻言，素问立即夸张地摇头，又作揖道：“师父此言，素问可不敢当，素问这辈子已下决心要继承师父衣钵，要做个‘大笑医圣’第二代哩！”

闻言，泽香不由地暗中撇嘴。继承师父衣钵的弟子，都是由师父自己说了算。天底下的弟子，恐怕只有素问一个才能说出这等自夸自大的话来。

柳虚安像并不介意，仍是笑道：“素问，你想要继承我的衣钵，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统一才可！”“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统一？”素问抓抓头发，“敢问师父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泽香也不明白，双眼瞧着师父，希望能得到个解答。